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①
主編 張曼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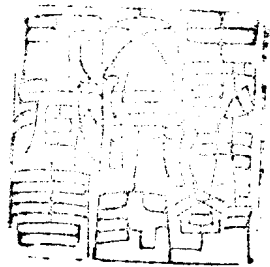
西藏佛教教義論集（一）

大藏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敎學術叢刊 ①⑦
主編 張曼濤

西藏佛敎敎義論集 (一)

(西藏佛敎專集之三)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⑦

第八輯 七

西藏佛教教義論集(一)

(西藏佛教專集之三)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臺幣三萬二千元

主編：張

曼

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一一一六六八三

七一一一七四四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詳換。

編輯旨趣

一、西藏佛教爲現代世界學界所重視，是當代佛學研究史上一大進步，一大成績。十九世紀初葉，西藏佛教還只是西藏本身和清朝部份地區的喇嘛信仰和活動而已。後來由於西人對印度的研究，加上英國統治印度時期對這個世界高原的鄰境發生好奇，遂開始把這個神秘的地區帶到世界的學壇上去了，於是它的語言、風俗、文化、宗教和政體等等就全部爲世人所注意了。站在同一信仰的佛教國家，如日本、我國的漢族（此所謂漢族，是相對於藏族同胞而言）學者等，亦即同樣急起直追，開始對西藏佛教作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此一急起直追的探究之下，中日兩國的學者，可以說其成績都是非常斐然的。只是在最近三十年來，我國學界，由於國情的動盪不安，而反落於日本學壇之後了。日本這三十年來的成績，除了它重新整理西藏教典的目標、索引和影印西藏大藏經外，那就是它更培養了超越任何一地區的許多青年學者，專門從事西藏佛教的探討。同時老一輩的專門學者，又在這三十年內出版了不少專著和翻譯作

品。這就使得日本學界，儼然乎成爲執掌當前世界研究西藏佛學的牛耳了。我國佛學界因爲國情關係，深入研究者日少，而三、四十年代所樹立的基礎、學脈又斷，遂在此三十年中特別顯得寂寞。幸好西藏學養最深的法尊長老，還在赤色政權下多活了幾年，留下一點他自己一脈相承的成績，否則這三十年來，就真正成爲一個交白卷的佛學地區了。

本集中所收雖不是以法尊長老個人的成績爲主，但在整個西藏佛教專集的數書中，可以看得出，仍是以法尊法師的著作或短篇譯品爲主要對象的。至於他的長篇譯品，如「入中論」、「菩提道次要」等，均早已成書，不用收在本叢刊的專集裏了。

二、本集所收是以泛論性的介紹西藏佛教的教義爲主，甚至包括了一些介紹西藏佛教的文獻和人物，這主要的亦即意在讓對西藏佛教有興趣的學者，作進一步搜羅的參考。在西藏研究文獻方面，我們則收錄了一篇日本近代之「西藏研究論文目錄」，俾國內學界參考。但是此一目錄只是止於一九三〇年的。自一九三〇年以後，因學界乏人介紹，本叢刊又缺人力與時間重新搜編，便只好從缺，留待日後再作補充了。

西藏佛教教義論集（一）目錄

佛教在西藏的演變·····	白曉麟·····	一
西藏佛教思想述要·····	翠 嵐·····	七
西藏佛學源流與佛教各派學說·····	虞 怡·····	三五
早期的西藏佛教·····	拉 馬·····	四七
土官呼圖克圖的四宗要義·····	法 尊·····	五九
喇嘛教與嘎利格蒙文·····	哈勘楚倫·····	一二九
喇嘛教之分派及其發達·····	渡邊海旭·····	一三七
「達賴」「班禪」和「喇嘛」語義的研究·····	張興唐·····	一四五
布敦「教法史」經錄義例·····	張建木·····	一五三
西藏佛教史料的特質和種類·····	林傳芳·····	一五九

簡介西藏大藏經	橋本凝鼎	一六七
西藏譯經紀序	沓 人	一七三
西藏法寶貫珠	趙洪鑄	一七七
西藏的典籍	關德棟	一九九
關於西藏佛典的翻譯	關德棟	二二七
西藏現存之梵文貝葉經	羅 睺 羅	二三五
再到西藏尋訪梵文貝葉寫經	羅 睺 羅	二五九
新發見的西藏文獻 Hu Lan Deb Ther 的內容及其價值	林傳芳	二七七
日本近代之西藏研究論文目錄		二九七
松巴堪布及其所著之青海記	楊和增	三二一
附錄：宗喀巴生卒年考	盛 成	三三五
歷代章嘉呼圖克圖傳略	丁實存	三四七

佛教在西藏的演變

白曉麟

西藏佛教是來自印度，在傳至我國青海、西康，並推廣於蒙古，當其鼎盛時期，政治力量所不及之地方，往往宗教力量，甚於政治力量，佛教在西藏不斷的演變中，它維繫了西藏千餘年的宗教制度及政治地位。

據西藏宗教源流考載：自棄宗弄贊再傳三代至藏王郎達瑪（在九世紀末年），性情暴戾，燒毀佛經，驅逐佛教徒，所有高僧均逃至青海、西康、定日等地，佛教爲之衰落，後人稱之爲「佛教中衰時期」。

當時教徒，都恨郎達瑪王之摧殘佛教，郎達瑪亦終被人刺殺於途。後其子郎得月松繼任，以前逃亡各地高僧，陸續歸來，而當時逃亡定日者，有喇嘛亦西月及祥秋月二人，立志恢復佛教，由印度聘請覺吉阿提厦，並和班直達多人來藏，重譯佛典，宣講佛法，不滿以前西藏佛教徒，專以魔法妖術爲事，於是鼓吹戒法，以戒行等自任，尙慈悲救世，發菩提心願，爲以後宗喀巴黃教

革命之起源。此時西藏佛教較棄宗弄贊之世，更爲興盛，所譯之顯密經書，後人稱爲新經，並以此時爲「佛教復興時期」，藏語名登巴起達。

十三世紀初葉，元世祖忽必烈，聞西藏佛經興盛乃封有道高僧帕思巴大國師，命就太祖「成吉思汗」所制之字增補之，更製爲西藏之新字，晉封爲大寶法王，許其世世承襲，西藏有佛教之宗主地位自此時開始，而佛教亦由此推廣於蒙古。明太祖統一中國後，以西藏地廣人悍，欲奪其勢，先分其力，乃襲元代故制，授予掌教權者以法王封號，許其世襲，努力感化藏地之民俗，成祖亦然，迎西藏高僧哈立麻至京師，授以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子之尊號，封其徒三人皆爲國師，其徒衆爭先朝貢，同時封闡教、闡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二，灌頂國師十八人，法王九人，其徒輒相承襲，歲歲來朝，終明之世，西陲無邊患，後人稱爲「佛教極盛時代」。

旋以其教徒藏巴結巴（即藏巴汗）、恰青巴措文結巴等，各樹宗派，而漸脫離佛教本旨，創紅教，專以唸咒、吞刀、吐火立異炫俗。降至永樂十五年，有法師宗喀巴者西寧人氏，在藏地學習佛法，見西藏宗教複雜，大多失去佛教宗旨，乃繼承覺吉阿提廈第十八世傳統，矢志將顯密兩宗加以整理，演大乘教以見性度爲重，對於小乘及幻術下乘均極端排斥，保存釋迦原意，更將其教義改爲世俗化，稍增以儀式，勸一般民衆改宗，復盡力組織教團，對於新來教徒，行嚴格之教律。袈裟頭帽改用黃色，以示與向來穿紅色袈裟之喇嘛教徒有別，故稱黃教，藏語「格普巴」。又

紅教徒可娶妻生子以承子嗣，黃教則極力禁止，以轉世化身相傳，即世所傳之「呼畢勒罕」。此教之成立在西藏宗教史上言之，稱曰宗教革命。

當時宗氏並親建噶爾登寺，定爲黃教之總寺，其徒札善白登建哲蚌寺，降青缺吉建色拉寺，吉更敦珠建札機什倫布寺，此爲西藏著名之四大寺。其後又派弟子降青缺吉來中原晉謁永樂皇帝，宣講佛法，建壇祈禱，深得尊仰。宗氏大弟子中甲錯、凱珠二人，相傳係「觀世音大士」和「無量光佛」所化身。當宗氏圓寂時，遺囑其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爲轉生，即今之達賴、班禪是前二者之化身。

西藏宗教以黃教爲主，其他三教如紅教、白教、黑教，都以行邪術立異端，教風日下，完全脫離了佛教之本質，逐漸走上被淘汰的命運，前已概括言之，惟有黃教之勢力分佈寬廣，且以佛教爲基礎，藏民信者亦衆，研究其因素約有三點。

(一)信仰可以出仕：藏人階級觀念濃厚，平民如不從事喇嘛學習佛經，即永無出仕希望，蓋西藏政府官員規定僧官有一百七十五名之多，向列由寺廟挑選佛學高深資歷豐富者充任，藏人入寺充當喇嘛要經過十八年研讀，才能考取「格西」，譯爲學士，地位在佛教中甚高，在藏民心目中有極崇高之敬意，藏人充當喇嘛能得格西學位等，做官較易，其生活費用均由人民負擔，一生不需要爲生活而勞苦，而永遠有受人尊崇之榮，此爲黃教在藏勢力日漸擴大之因素。

(二) 信教當喇嘛可以達到求知的慾望：西藏教育既不發達，而對外交通閉塞，國內新聞無法達到藏地，故西藏教育以寺院為基礎，凡當喇嘛等既可達成求知慾望，且又有學習佛經了解人生真諦之機會，又可受人尊敬，此黃教興起因素之二。

(三) 信佛可以獲得人權之保障：黃教盛行西藏，無論官民均以信仰釋迦牟尼及觀世音等為無上之光榮，家家懸掛佛像，人人多佩帶護身佛，在拉薩各地，天剛拂曉，唸經聲、擊鼓聲四起，寺院如此民間亦如此，聲聲相應，外人稱西藏為佛地，真可說是名不虛傳也。

藏人家族中如有弟兄二人者必送一人入寺充當喇嘛，即可省苛捐雜稅之徵求，又可享受信仰佛教應獲之權利，否則易為社會所輕視，人權無法保障，習尚如此，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在西藏執政者有為教主兼攝政者，如達賴、班禪等是，有為依賴佛教而出仕者，如噶布倫、截琿等是，故西藏千餘年牢守固習，不易接受外來文化，而仍處於政教合一之神權時代，此所以黃教在藏日漸深入人心，且建立了穩固的信仰基礎也。

西藏宗教既具有上述之勢力，青康藏族以語文、習俗相同，信仰宗教又同，佛教勢力蔓延自然迅速。至蒙古因元清兩代極力推崇佛教，加之蒙古王公貴族藉用神權魚肉蒙民，故佛教勢力在蒙古發展較易奏效。總計蒙藏人口不過七百多萬，而信仰宗教在寺院充當喇嘛道業者計黃、紅、黑、白四教，除外蒙古已有八萬餘人之多，無怪蒙古西藏人口日漸減少，當地社會不能進步而受

到列強之垂涎，啓邊陲之外患，也是過於迷信宗教的後果。

自毛共竊據西藏後，它主要的目標是毀滅藏族之宗教制度，以共產主義的唯物史觀思想來麻醉藏族青年，強迫婚嫁，禁止喇嘛在寺廟唸經拜佛，訓練藏奸企圖以藏人來消滅藏族，其心至爲酷毒，其行可誅，完全成爲世界人類之公敵了。

西藏佛教教義論集(一)

西藏佛教思想述要

翠嵐

西藏爲我國疆土，且爲北方系大乘佛教最盛行地區之一。然而，西藏佛教的發展情狀，向被我國佛教人士所忽略。推其原委，不出如下之二因：一爲語文阻隔，不能溝通；二爲自我中心的偏見作祟，輕視邊區佛教，有以致之。西藏佛教，兼受印度、中國兩方佛教思想的影響，兩者相互激盪，再加上古來的土著信仰，形成內容特異的喇嘛教，其教勢遍及中亞洲及北亞洲地區。雖然後來的西藏佛教，受印度教的影響不淺，但仍保持有它獨特的本質，而不能遽謂其爲印度教的支流。本文原作者長尾雅人，現任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在文學部哲學科佛教學系擔任第一講座，是專攻印度大乘學及西藏佛教的學者。著有「蒙古學問寺」、「西藏佛教研究」等書，以及有關中觀、攝大乘論、大乘莊嚴經論的研究論文多種。此文爲一九五六年收錄於「佛教的根本真理」一書中的論文，原題爲「西藏佛教的眞理觀」，今從該書中抽譯，並改今題。

一九六七、一一、三〇，譯者藏於京大研究室。

一、西藏密教的形成及其特質

一、絕對者喇嘛與民衆的皈依信仰

西藏佛教，俗稱喇嘛教，是從紀元八世紀頃漸漸移入西藏，造成特殊發展，以至於今的佛教。起初是從中國及印度兩方面移入的，可是後來受印度的影響較大，及至十三世紀初，獲得成吉思汗的皈依以後，漸次浸潤於蒙古民族之間，以致成爲遍覆北亞洲廣大領域的一大宗教。北亞洲的民族，本來就有着薩滿（Shaman）的原始的信仰，後來與佛教混淆起來，而後者因爲印度教的復興以後，與印度傳統文化的要素關涉至深，因此密教（Tantrism）的色彩非常濃厚。

由此緣故，西藏佛教成爲原始信仰，大乘佛教、後期密教等等之交錯，呈現極其複雜的現象。後來並有種種的宗派在西藏形成，且有過好幾次的宗教改革。可是這種密教的傾向，只見增長，未見其衰退。如是西藏佛教，一如其他地區的佛教，仍然保持着任何形式的佛教思想。關於這些問題的研究，不論是從文獻學的，或者社會心理學的方面看，尙未開拓的分野，仍然不少。所以欲找出西藏佛教共通的真理觀，確非容易的事。茲僅就最具特色的幾點檢出來研討一下。

西藏諺語說：「沒有喇嘛，則沒有神。」可知在某種意義上，喇嘛被看成比佛法僧三寶還要貴重的存在（註一）。喇嘛（Blama. guru = 師傅）原是泛指一般的僧侶，但在這裏特稱轉生的活佛

，若沒有這個，則一般民衆無從接近佛教，因此，把喇嘛看成最高的存在。三寶之中，自然包含僧寶（Sangharata），然那無寧是指的比丘大衆集團的和合僧團（Dge-tundun），或者是教團，而喇嘛則指的較爲近身的直接的師傅。對這種「師傅」的皈依之思想，與密教的修行者（Yogi）以及成就者（Siddha）等的觀念，有着關聯，這點受印度教的影響至大。

這樣尊重喇嘛的思想，大概是從最初就隨着佛教被帶進西藏的。而這點在考察西藏民衆信仰上，佔着極其重要的位置。像西藏這種被峻嚴苛酷的自然所圍繞，沒有一點慰藉而艱辛自耕自牧，僅可維持溫飽的民族，由於自然的畏怖，遂形成內向宗教的性格，這是屢次都曾提到過的。關於這點，與生活於濕潤平原而有着豐饒生產物的中國漢民族之物質的現實的性向，恰好成爲對比（註二）。他們的信心深湛，可是如上面所述，只向上於喇嘛，或者善通咒術的達人這一類的。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概塗上宗教的色彩，生婚壽喪不用說，乃至如疾病治療、農耕牧畜、出外旅行的吉凶等等，無不有喇嘛介在其間，由他祈禱、占星，然後才能運事。所以這些民衆，可言其爲宗教的，但並沒有去研討教理，踐行冥想。像這類宗教行爲，全由喇嘛司掌，俗人反而不能干預，亦不能隨便進入聖域。

據此意言，西藏的佛教乃是僧團所專有的東西，而不屬於民衆的。能知宗教秘奧者是喇嘛，俗人無干其事。俗人只能透過喇嘛，才可以到達宗教的最高境域。而認爲喇嘛所行無不是善，喇

嘛所言無不是真理。因這緣故，對民衆而言，喇嘛的確是個絕對者。

上面所述，可說是喇嘛在西藏社會佔有特殊而高貴位置的理由之一。當喇嘛可以得到社會最上階層的身份，故大家爭先恐後地欲將子弟之一送到廟裏當喇嘛。可是若想成爲一個尊貴的喇嘛，必須具備高超的叡智和熟練的技術。如果是投入後來的改革派的黃教門下的話，更被要求必須修行勉學，以及嚴格的戒律生活。無論如何，喇嘛被看做值得敬畏的人這一點，乃是民衆的宗教感情，他們把喇嘛視作自己的指導者、救護者，而對喇嘛生起由衷的信仰。

然則在喇嘛本身，亦即是僧團佛教的教義思想有什麼特色呢？概括地說，那是由大乘佛教的「空」的思想，進入到「如來藏」思想。而且對密教的尊崇，遠勝於顯教，這是他們一貫的態度。同時對於密教的一門，經理論而重實踐，亦是它的一大特徵。

二、對般若、空觀、中觀、現觀的重視

空的思想與般若經的名稱，在西藏始終是最受重視的。以爲七世紀初的棄宗弄贊王輸入佛教，並且是個熱心支持者的這一傳統說法，現在已經受到懷疑（杜奇教授及其他）。至少實質的佛教輸入，係在八世紀的乞黎蘇籠獵贊王的時代才實現。直至九世紀的可黎可足王時代，達到最高潮，此乃是事實。乞黎蘇籠獵贊王之時，寂護（Śāntarakṣita）來西藏傳中觀佛教，後與蓮華生（Padmaśambhava）共同建立薩昧（Bsam-nyas）寺。這位蓮華生是西藏各宗派自古至今所最爲尊敬的一人。他之所以受到西藏人民的衷心禮敬，主要是由於他的咒術。而這咒術的背後有着空的思想，以